

俄罗斯
揭秘★译丛

克
里
姆
林
宫
医
院

ТАИНЫ
КРЕМЛЕВСКОЙ
БОЛЬНИЦЫ

★的
秘密

〔俄〕普·尼·莫申采娃 著
唐修哲 孙润玉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秘密

〔俄〕普·尼·莫申采娃 著

唐修哲 孙润玉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秘密/(俄罗斯)莫申采娃著;唐修哲,孙润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6

ISBN 7-5011-5601-8

I. 克… II. ①莫…②唐…③孙… III. 政治-史料-俄罗斯-现代 IV. D7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718 号

京权图字: 01-2001-4973

П. Мошенцева

ТАЙНЫ

КРЕМЛЕВСКОЙ

БОЛЬНИЦЫ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秘密

[俄] 普·尼·莫申采娃 著

唐修哲 孙润玉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源路8号 邮编: 10004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插页 2 张 170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601-8/D·906 定价: 15.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65895562 658976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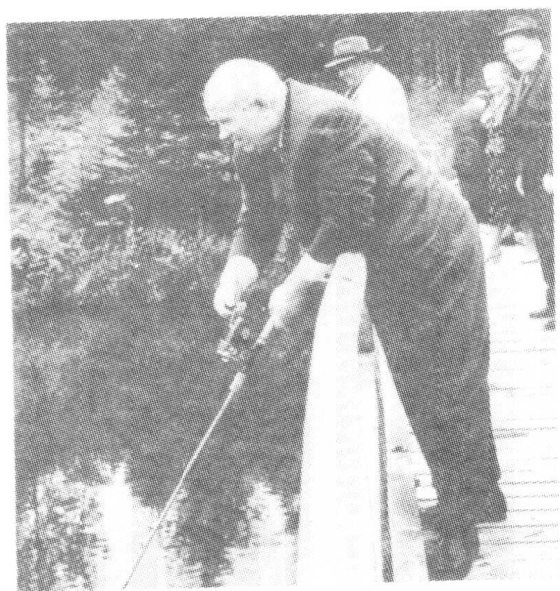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与丈夫在 1953 年



本书作者（前排左二）与医院同事在一公园中



斯大林



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



库兹涅佐夫元帅



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

译者的话

顾名思义，克里姆林宫医院是专为克里姆林宫的高级领导人服务的医院，这种医院自然是苏联全国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同时也是受国家安全部门重点保护的医院。克里姆林宫医院并不是设在克里姆林宫之内，但它的门口不挂任何招牌，出入该医院需要持有特殊的通行证，医护人员也不例外。党和国家领导人住院时，安全措施更加严密。按照规定，医院的所有工作人员不得泄露医院和病人的情况，并且不能结识外界任何一个不相干的人……长期以来，克里姆林宫医院一直被一层厚厚的帷幕遮盖着，给世人留下了浓浓的神秘感。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历史上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神秘的、甚至是悲剧性的事件……”

克里姆林宫医院是苏联时期的产物，随着苏联的解体这家医院已不复存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秘密也正在逐步被知情人揭开。普拉斯科维娅·尼古拉耶夫娜·莫申采娃就是这些知情人中的一个。

莫申采娃不是一位专业作家，而是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一位退休的外科大夫。她出生于苏联坦波夫省偏僻山区的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经历了种种磨难，才得以从保育院进入中等医疗技术学校，并于1938年从沃罗涅日医学院毕业了业。卫国战争期间，她主动前往军医院服役，在救死扶伤的过程中，掌握并丰富了外科

医疗的实践，成了一员成熟的外科医生。战后她随其在全国安全部门工作的丈夫先后在苏联驻南斯拉夫和法国的机构从事医务活动。回国后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工作到1981年退休，时年68岁。在她退休后苏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放下手术刀的莫申采娃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她仍然决定拿起笔写下这部纪实性的回忆录，向广大读者介绍“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是怎样成了克里姆林宫医生的？”

全书共分5章84节。前三章主要介绍作者自身的经历：她是如何从一个穷苦的农村姑娘变成受人尊重的外科大夫的。第四章叙述了作者住在“作家楼”与苏联名作家交往的情况。第五章则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它记录了作者大半生的经历。在这里，莫申采娃不仅详细介绍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内情，而且把她30年来在这所医院亲身遇到的人和事如实地记载了下来。

原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的不仅有苏联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及其家属，而且还有高级将领、知名作家、名演员、名设计师、名作曲家等全国的精英。30年来莫申采娃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接触过。所不同的是，她见到赫鲁晓夫是在他下台之后，而斯大林，只是见到“从帘幕后面伸到我眼前的大姆指上化了脓的脚……”就是这只脚，也是在斯大林逝世好多年之后，她才了解到那是属于斯大林的，因为斯大林是唯一的一个不愿让医生见到的病人。在工作中，莫申采娃女士为前来住院的精英们治疗，与他们交谈，既了解到他们的性格、经历和为人，也与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建立了友谊。在她的笔下，不甘寂寞的赫鲁晓夫、“讨人喜欢”的勃列日涅夫、温文尔雅的安德罗波夫、常胜元帅朱可夫、不愿侨居国外的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酷爱“杯中物”的大作家肖洛霍夫……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她满怀钦佩之情刻划出英雄人物与疾病作斗争的感人情节，也毫不回避生活中的阴暗面，针

砭时弊，用事实揭露某些丑恶的行为。作者是“自己那个时代造就出来的人”，她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但书中并没有什么说教，而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客观地介绍人物和他们的行为和表现，读起来毫不感到枯燥乏味。

克里姆林宫医院既然是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场所，在那里工作的医生都是受过严格挑选的。外科医生成天和病人，和血、脓、屎、尿打交道，在竭尽全力为社会精英治疗的同时，难免还会蒙受“不白之冤”。本书介绍的所谓“医生事件”，所谓宇宙飞船的设计师科罗廖夫是被“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杀死的”，就说明在这个医院工作是要担当很大风险的。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现在当我结束这本回忆录时，索科尔尼基的克里姆林宫医院已经不复存在，格拉诺夫斯基街的医院也没有了。……就是那个叫做苏联的国家也不再存在了。一切都变了！”我们译完本书时正值苏联解体十年，苏联存在和消失的原因仍值得人们思考，本书多少提供了一些活生生的材料，在我国出版这本书还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涉及到人物的姓、名和父名都按照《俄语姓名译名手册》，但名作家的姓氏则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为准，在此特作说明。涉及到医学上的一些术语未经医学界人士鉴定，如有不确切之处，盼读者指正。

2001年12月25日

代 序

老之将至，夜不成眠，任何安眠药都无济于事。此时我便尽量回忆过去一些美好的事情，那怕能够迷糊上两三个小时也好……有时会回忆起孩提时代，有时会回忆起通往我工作过多年的那所医院的必经之路。

我总是徒步从拉夫鲁申巷（此巷又名“作家巷”）的寓所出发，走过大石桥、小石桥、亚历山德罗夫花园，然后穿过地下过道，便来到我们医院所在的那条街。街的一端通往新阿尔巴特大街（当时称做加里宁大街），另一端与格拉诺夫斯基街相联。因此人们就把这所医院称作格拉诺夫斯基街医院，或“克里姆林宫医院”，尽管这幢楼的外面并没有悬挂任何招牌。我非常喜欢这种早间散步。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梦中见到的却总是另外一些景象：战争时期我的病人年轻的脸庞和祈求的目光……耳边重又响起“气性坏疽……破伤风……截肢……”这些沉重的医疗术语，而且我会重又拿起手术刀切开那些有生命的组织……

我很少梦到克里姆林宫的病人……除了那只从帘幕后直接伸到我眼面前的、大姆指上化了脓的脚，此时我总会从梦中醒来，并且醒着，而不是在梦中继续回忆事情的真实经过。

有一次，一位不速之客揷了我家的门铃，并且对我说，汽车已经等候在门口，所有器械和消过毒的用具都已准备好，我应该

立即准备出发。以往遇到这种情况，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去什么地方和为谁治病，这一次也是如此。提问是不允许的。来者只是告诉我说，可能要做一个不大的外科手术，一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果然，我同护士坐进了一辆专用汽车，汽车里一应俱全，包括消毒的手术器械在内的所有必不可少的用品都已准备就绪。汽车车窗用的是那种从里面看不到外面的特种玻璃。

汽车来到了郊外的某个地方。我们被领上了一栋别墅式建筑的二楼。走进卧室，我们发现室内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我猜想，床就在帘幕后面。陪同人员给我指了指我应该待的位置。

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大房间和一道色彩阴暗的厚重的帘幕。陪同我前来的那个仿佛带着面具的、面部毫无表情的人在路上就礼貌地对我说过：

“您应该不声不响地做您的事情，不要讲话，也不要提任何问题。”

帘幕微微动了一下，我看到了一只脚。大脚趾上有一个巨大的脓疮。我开始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的一切：先进行麻醉、切开脓疮，然后把伤口洗净。护士默默地将工具递给我，同样是一言不发。整个手术过程中，我只说了最最必要的一句话，以便让帘幕后面的病人听到：“不得不去掉一部分脚指甲。”

帘幕后面没有反应。陪同人员回答说：

“您做您认为需要做的事。”

手术持续了近两个小时。那位隐藏在帘幕后面的男子只是有时剧烈地哼一哼，当然，他多少要忍受一些疼痛。

手术快结束时，我说，明天必须再来一次，看一看脚指头，重新包扎一下。陪同人员点了点头，向我表示了感谢，就让我们离开了。

第二天我得悉，我们的外科主任给隐身人进行了复诊。

几年过去了。有一次，不记得是过一个什么节日，在主治医师室里举行了茶话会。全科的人都来了。我们坐在那里聊天。外科主任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季亚奇科夫突然问我：

“您知道自己的所有病人吗？”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使我感到奇怪。

“现在当然所有的病人我都知道。”

此时已经是赫鲁晓夫时期。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狡猾地笑着说：

“并非如此！有一个人您并不知道！您记得您曾代替我出诊过吗？那只化了脓的大脚指？您知道那是谁吗？斯大林。”

那时我曾想过，我们这些医生中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曾经给斯大林看过病。不能说他当时是个健康的人，但他不喜欢就医，他谁也不信任，也许，最不信任的是医生。

斯大林是惟一的一个不让医生见到的病人。当然，所有其他的病人的面孔我都认识，并且至今不忘。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工作的三十年期间，凡是让我看过病和动过手术的病人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科罗廖夫和肖斯塔科维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还有乌乔索夫、列梅舍夫、亚布洛奇金娜和肖洛霍夫……

于是，在我耳边重又响起医院主任医师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祖比克的声音：

“普拉斯科维娅·尼古拉耶夫娜，这里有一名患者请您应诊。我知道，您的病人很多，但这是一个特殊的病例。只是请您先看一看病历。护士正在给您送过去。”

可是我已经值了一昼夜的班，而且是无完没了的连轴转。此时我已准备回家。现在还要让你继续干！当然，我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句：“瞧这些剥削阶级！”但是没有办法，病人第一。

我打开了病历：“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

后面三页上写的是医生的诊断和坚持要病人立即住院的建议。但是显然，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并未听从地方医生的劝告。最后医生用忽大忽小的笔迹写道：“病人斩钉截铁地拒绝住院，并撵走了医生（这样表达还轻了一些）。就这样连续重复了三天。”

我想：“好家伙！现在我可不得不和这位著名作家进行一场不轻松的战斗了。总的看来，他是一个一意孤行、为所欲为的人。而且又不愿意在治疗上浪费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主任大夫请我接待他的原因：希望我能够对付这位患者。”

当我正打算集中一下思想的时候，远处，走廊的尽头已出现了一辆两轮车，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坐在上面。我迎上前去，并作了自我介绍：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您好！我是您的主治医生，我叫普拉斯科维娅·尼古拉耶夫娜。您现在有什么不舒服，自我感觉如何？”

肖洛霍夫对我的问题充耳不闻，用一种不容违抗的语气宣称，他到医院来只能待几小时，并用命令的口吻补充说：

“请您给我检查一下，并立即让我出院！”

坦率地说，在我的切身经历中，这是第一次遇到病人对医生发出类似的最后通牒。

我决定试着战胜他。有什么办法呢？肖洛霍夫就是肖洛霍夫！

时间很紧。我立即给护士发出指示：

“赶快把病人送往包扎室！”

在包扎室里，我给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做了检查，认为门诊所的诊断是正确的。病人患的是急性膝关节出血性关节炎。我严肃地对肖洛霍夫说：

“必须施行穿刺术。”

我认真地给他进行麻醉后，便要起了花招。大注射器里很快就充满了带血的液体。我把这些液体倒进盆里，一面拿给病人看，一面忧伤地对肖洛霍夫说：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您把自己搞成什么样子啦！”

病人安静了下来。我利用这个间歇向护士使了个眼色，她已领悟到该干什么。她们立即让病人趴下，放上石膏夹板，用绷带好好地扎上，并且把他送进了病房。肖洛霍夫只是在病房里才觉察到，在这里可要待上很长时间。

不过，毫无疑问，病人感到轻松多了。他突然狡猾地微笑着问道：

“请您告诉我，您这两下子是打哪儿学来的？”

“什么两下子？”我惊奇地反问道。

“就是这样……像头母狼一样向我扑来，还没等我醒悟过来就把我变成了石膏像……我就这样成了俘虏，被谁俘虏了呢？被一个女人，尽管她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女人，可是个女人。”他专注地看着我重复了一句：“一头真正的母狼！”

这时我已克制不住，笑了起来。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您猜到了。我是坦波夫人。”

肖洛霍夫十分开心，甚至哈哈大笑起来。

“这真是巧合，坦波夫的母狼……”

总而言之，我们之间的坚冰融化了。我们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甚至结下了友谊。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原来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喜欢开玩笑，和蔼可亲，朴实大方。他有一双既带点儿狡猾而又非常愉快的眼睛。每当早查房或晚查房时，我一走进他的病房，他总是说：

“普拉斯科维娅·尼古拉耶夫娜！您干吗总是走来走去……可不可以坐一会儿，谈谈您自己。您是谁？您在干什么？您生活得怎样？关于您的情况我听到过一些，但请您坐下来，亲自给我讲

点什么。”

有一次值班时，我坐在他的病榻旁。

“您把我称作母狼……那么，我就给您谈谈狼的故事。关于‘坦波夫狼’的说法不是没有原因的。”

肖洛霍夫非常仔细地听着，一次也没有打断我的话，也没提一个问题。然后他开口道：

“您知道吗……您讲得很有趣……然而不仅是故事本身有趣。您还能写作。那就写吧！”

我惊讶地问道：

“怎么写？”

他说：

“您如此娓娓道来，我甚至连一个逗点都没法挪动。”

我又问：

“怎么？就这样拿起笔就写吗？”

他说：

“怎么啦？您一定是让医生的职业取代了自己真正的天职。”

当然，这是个玩笑。他想说点让我高兴的话。但过了许多年之后，不知什么力量让我坐到书桌前，并且思考起来：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是怎样成了克里姆林宫的医生的？

目 录

译者的话	(1)
代序	(1)

第一章 坦波夫母狼

帕列夫卡村和沃罗纳河	(1)
邮票上的头像	(3)
杀人犯外曾祖父的轶闻	(4)
父亲和安东诺夫起义	(7)
吉卜赛孩子和巫婆	(10)
第一个手术	(12)
妈妈忧郁的歌声	(13)
保育院和保护人瓦西里	(15)
技术学校、饥荒和修女费尼娅	(17)
在医学院学习	(21)
死人的住宅和独一无二的绳套	(23)
大学生的爱情故事	(26)
枕头下的刀子和爆炸取代毕业晚会	(28)

第二章 战争 军医院

我的丈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31)
-------------------------	--------